



水流归大海

水流归大海

兴隆山人民公社史编写小组编
王志贤 黎雨 王毓春 执笔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1号

长春新生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1/4 插页 2 字数: 66,000 印数: 2,001—3,000 册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1·335

定价(6): 0.34元

目 次

兴隆山巡礼·····	(1)
亮天之前·····	(9)
工作队来了·····	(14)
拿起枪杆子·····	(21)
翻身记·····	(24)
第一个互助组·····	(30)
走大家富裕之路·····	(35)
办高级社·····	(40)
一场大辩论·····	(48)
跃进的头一步·····	(56)
指路灯·····	(61)
抗旱保丰收·····	(65)
除“四害”·····	(74)
水流归大海·····	(80)
新产院·····	(89)
土地翻花·····	(93)
拖拉机在田地里奔跑·····	(98)

兴 隆 山 巡 礼

你到过兴隆山嗎？倘若你想去看一看这里的风光，看一看这里的农民怎样为供应城市需要，为社会主义建設而努力工作着，看一看十年来兴隆山在党的领导下已經建設成什么样子，那么，請跟我来吧，我給您做向导。

从長春的东站上火車，沿着向吉林去的路綫前进。

火車爬过一个高崗，你看吧，在那綠色的大地里突然有一个新型的城鎮出現。一排排整齐的紅色磚房，高大的冒着濃烟的烟囱，新建起的草房子，玻璃暖窖，变电所，縱橫的电綫網，廣場上迎风招展的紅旗……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原野上，濃綠的树林，一片黃色的向日葵，草甸上只露着黑脊梁的奶牛群，乱串着的猪，一伙伙在地头休息的农民，談笑着，有綫喇叭飄来优美的歌声……眼前象一幅絢丽的图画，展示着人們美好的生活。

下了車，繞着一个栽有丁香花的小廣場朝前走，就走到兴隆山鎮的街上了。那豎有四根大烟囱的地方就是出产耐火磚、建筑器材和杯碗的陶瓷工厂。它的銷路极好，尤其是耐火磚，每天都拉出去几火車皮。其次最引你注意的是兴隆山

医院。这里有X光设备，有中医和西医，还有若干病床。去年，这个医院曾帮助各管理区建立了九个小医院和九个小医院。现在，兴隆山已经是“大病不出乡，小病不出庄”的局面了。医院的对面是供销社，这里的营业员同志跟其他地方的营业员一样，客气、和蔼、服务周到。你如果去买一包香烟，那么他会把当地工农管理区出产的七十二度烧酒和长青管理区的红糖向你大大的介绍一番。再往前走，是公社办公室、公社党委、招待所、饭店、市场。再往前就是拖拉机站和工农管理区的奶牛场。

这个奶牛场有五十多头大小奶牛，一天可以出产四百到五百斤牛奶。到一九六二年，牛奶的日产量将要翻二十番，每天将有五辆汽车往市内送奶。

那边一长趟子拖拉机，都是公社的。去年二月以前，我们还连一台拖拉机也没有哩，但是到了去年九月，我们就有十三台了。拖拉机手也是一样，经过九个月的学习，我们就有了六十一名。其中有五十名是在兴隆山长大的青年农民。

好吧，请再坐上我们的拖拉机拖车兜一圈吧。这公社从南到北有六十里路，从东到西有二十五里。

在养鱼池前面的那个屯子，过去叫侯家油坊，现在是敬老院。公社里有个一千瓦特的强放机，有八十多公里的线路，带着一千多支喇叭。现在你来了，广播站一发话，就连离这里最远的和平管理区也知道啦！

敬老院里三十多位老人，都是无儿无女的老人。要在旧社会，他们只有饿死，可是在我们的新社会里，他们真是老有所终了。衣、食、住都是由公社负担。他们自己也种了一

点瓜、一点菜，养了五、六口猪，用来改善他们自己的伙食。你看见那个中年人了吗？他姓丁，是过去和平乡的党支部書記，党委把他調上来負責这个敬老院的工作。党委就是要抽这样的坚强干部办人民福利事业。老丁在建院大会上說：“各位老人家，党委把我調到这地方来，就是給你們当儿子来了。大家要有什么事，就找我，我一定尽力办！”

这些老人們真的把老丁当做亲人了，老丁也的确做的很好。

敬老院有十八間房子，隔成了四十多个小間。是为了使老人們住得更舒适和方便。牆上貼着画，桌上的热水瓶、茶具、地下的痰盂，都是各單位献給的。为了保証老人們的健康，多医院不但送来了保健箱，同时还訂了一个免費诊断的优待条例。

那边的一位老太太姓辛，已經快七十岁了，就是她，在敬老院开院的大会上，对着毛主席的象片一再地鞠躬，臉上兩行热泪直流，口里唸着：“毛主席啊，多亏你老人家！……”

离开敬老院再向前走，就是个美丽的小村子。那是工农管理区第六生产队。成群的小鷄在籬笆下吱吱叫着，豆角花爬滿了籬笆牆。在那綠蔭复盖的草屋中傳來孩子們一陣陣的讀書声。这是工农管理区自己办起来的小学。去年总路綫一宣布，大伙心里更亮了。在大鬧技术革命的同时，文化革命也鬧起来了。現在在兴隆山設有高中部的中学一处，高中学生將近二百人，初中学生有六百多人；小学十六处，有四千三百名学生。另外，还有二十个班的民办小学分散在各处，一个民办中学和一个民办农业專科学学校。兴隆山是个有

三万五千人口的地方啊，学生的总数是六千零四十多人，占百分之二十弱。

現在我們來到的这个地方是第五生产队。村子名叫大毛家窩堡。这里是管理区的鷄場。那小院子里白色的来亨鷄吱吱喳喳的叫着。有多少？六千只！那边正动工修盖新的鷄場。这个鷄場修好后將能喂养二万二千只小鷄。全公社到冬底可以发展到二十万只鷄以上。全公社平均每个人有七只鷄哩！

再往北走，到水田区去看一看。你看这里烟波浩盪，正是伊通河的下梢，出魚，出蝦，也出产大米。但出产大米是最近二年內才有的事。过去，这里却是“蛤蟆撒尿也澇”的窪地。一发水，庄稼被大水冲得顆粒皆无，村子被泡得房倒屋塌。現在，我們修上了長長的大壩，大壩外面一片綠茸茸的都是水田，稻子長的多么粗，多么壯啊！到秋后你再来看，这里將成为一片金黃、一片丰收、一片欢乐的景象！沒有党，我們能有今天的幸福嗎？这里起名叫幸福管理区，原因就在这里。

你看見在那草甸子上母馬領着馬駒子在跑嗎？那馬駒倒比母馬还大啊！这是用人工授精法产出来的駒。它們的父亲都是苏联的阿尔登种。那一匹八尺高、丈二長的黑馬，才是三岁的馬駒呀！今年全公社一千多匹母馬，已經百分之八十有了孕哩。

往回走吧，到西大甸子的农場去看一看。这里过去是一片水塘。小鬼子强占东北时，曾經在这里吹过牛皮，要“治理”这块地方，并把一个开拓团开到这里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把这地治好。最后无法，偷偷地溜走了。解放以后，人們在伊通河口修了一条十五华里長的大堤。水患再

也不会有了。但为了排除内涝，一九五八年冬，又在这里规划了河网。这里即将变成兴隆山公社的谷仓。现在，公社已抽调了三、四百人在这里专门经营这块土地。你看那庄稼长得多么好哇！高粱还没打苞哩，稈就有鸡蛋粗了。农业专科学校和农业中学就设在这里，有一百多学生正在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着。几年后，他们都将成为公社的兽医、农艺师、教员、会计师。最近，公社已经决定在这里兴建新的校舍、电影院、文化馆等等，准备把这里发展成一个文化区。

来到了新兴第三生产队的食堂。那个大高个子年青人就是伙食长。他姓王，是个共青团员。他把伙食管理得很好，能写会算。去年，党公布了总路线之后，咱们全乡人民满怀信心的向文化大进军，组织了一支四百多人的扫盲队伍。老头上学，五、六个孩子的妈妈也上学，儿子教妈妈，丈夫教妻子，有专门的辅导员，有专门的带孩子队，在地头上学，炕头上学。不到三个月的工夫，兴隆山便成了长春地区的第一个基本无盲乡了。伙食长就是那时候脱盲的。

食堂的墙上，都被诗歌占满了。

一般的会议上，也常诵诗。和平管理区第九生产队有一天晚上开春耕跃进大会，会上，动员后勤人员参加生产。伙食长于宝民站起来跟猪倌王和挑战，于宝民口诵：“别看我伙食长不能干，我偏要和猪倌来挑战。除了我把伙食搞的好，叫大家吃的饱，我还要出去把粪刨！”猪倌王和不示弱，站起来说：“别看我猪倌不能干，我偏要和你来应战！我要出去把粪刨，还要把猪喂得好！”

坐上拖拉机，再往前走。那冒烟的地方是青年瓦厂。从

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去年，从新兴管理区調来十五个青年小伙子，这些人在大跃进的鼓舞下，鼓足了劲头，到附近的机磚厂去檢半截磚回来搭窩。晚間沒有地方睡，就睡在烤瓦的大牆上。他們苦干、巧干，把这个瓦窩建起来了。現在这个窩平均一天能出產四千三百块瓦和一万五千块磚；工人已經发展到一百八十二人了。公社还有一个瓦厂在工农管理区。

兴隆山現在的溫室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目前，每天平均以二十万斤蔬菜的数量供应長春市的需要。到明年，会有更多的蔬菜，供給市内。

看見那从高压电綫上接下来的、从菜田中經過的一長列电綫了嗎？那就是我們新設抽水站的抽水机电源。往南看，長青管理区自己就有二十五匹馬力以上的抽水机八部。只要把电門一按，馬达呼嚕嚕一响，水就流进水田里。

社里有白土矿，它的学名叫礪潤土，用途很广，能够燒碱，做石油的清色剂，做肥皂的原料……現在有十輛大車，一天可以送出十几吨去，供給化学部門使用。从年初到現在已經收入七万五千多元了。

左边这块地的一片谷子，壟小，播的寬，甚至比別的地方寬一倍多。这是越冬谷子。有些人說，谷子种受点冻，谷子就变成莠子了。谷子就不能提前早种！一些年輕人有意識的种了这么三亩地。現在，这谷子不是長的很好嗎？谷穗也是那么大。这个队的隊長正研究着給这块地再追追肥，要这块地不但打粮，而且还要多打粮！

前面树木最多的地方，叫做新农村管理区。去年年底，

这儿荣获了“全国卫生模范村”的光荣称号。你看，在第三生产队的村口，大树下的那间起脊的小草屋修的多么好！上半截喷着白灰，下半截刷着红土，还画着蓝花，那是自动化的公共厕所。

屯中的街道多么宽啊？你看这路，当中也有个弓背，两边的排水沟象刀切的似的整齐。街道上看不见猪狗屎，看不见一个马粪蛋蛋。为什么？你没看见路旁站着的那个带红臂章的老头吗？那就是专职的清洁积肥员。每天他把这村子里扫几遍，把粪、磷土都归拢到一起，沤了粪啦！

各家的屋子外头刷的是那么白，窗上一色的白纱窗，墙上画着花，屋里都糊的雪亮，梁上一点尘土没有，地下看不见一个耗子洞。

树多的地方就是果木园子了。那些李子梅、杏李、花红、海棠、灯笼果等等，都出产在这里。为了更好的发展这项事业，今年这儿又嫁接了四百多棵果树；另外又种植了三亩多地的葡萄，现在小葡萄已经有五个叶儿了。预计明年，在那个向南的一片山上都将成为果园。

太阳快落下去了，我们该往回走了。等等，你看这些小朋友正在果树下面挥着小手喊着：“叔叔，再见！”好，好，再见！再见！祝你们生长得更幸福！

回到了兴隆山，俱乐部里在放映电影之前公社的业余文艺团正在表演歌颂新人新事的二人转。自编自演“夫妻比赛”，在一九五八年吉林省汇演时，曾经得过好评！

看这一帮姑娘和小伙子们，唱得多好！他们是公社装卸队的队员和管理区菜园子的女工呀。他们之中，有的刚刚卸

完火車，有的剛才摘完豆角。不要看他們年紀小，有些人已經有了五年以上的舞台經驗了。

你看，那一位就是公社的黨委書記李治國同志，這一位就是公社社長婁廣體同志。十二年前他們就在這一帶打土匪、搞土改。他們不僅僅知道興隆山在解放以後是怎樣在黨的領導下戰勝了貧困與落后，打倒了階級敵人，戰勝了自然，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同時，他們也知道興隆山的人民過去是怎樣在封建剝削壓迫下過活，又是怎樣從封建的桎梏下解脫出來。他們常常對初來興隆山的同志說：“興隆山人民公社現在有十八個管理區，三萬五千多人口，有一萬四千多公頃土地，三百八十多萬元公共財產，有拖拉機，有新農具，有工廠，有礦區，有蔬菜基地。在黨的領導下，興隆山是越來越興隆了。可是你知道這個公社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嗎？……”

讓我們听听他們的介紹吧！

亮天之前

旧社会，兴隆山的穷人象掉在黄莲水里一样，苦透啦。

早些年，穷人们要給跑馬占荒的二地主交地租，还要給封建王爷交“王租”。

后些年，旧中国时，沒有“王租”了，可地主的地租剝削就更惡了。穷人們吃糠嚙菜的肚子，是勒了再勒。

就是在那些年头，穷人也是挺起腰杆来斗争的。到如今，原先的地主李二爷的門框上还留有个兩寸深的刀印子，那就是長工們用鋤刀砍的。

一九三一年，日本鬼子强占了东北，还立了个傀儡皇帝，挂上了“滿洲国”的牌子。

長春市在伪滿时叫“新京”，兴隆山是这个“新京”的东大門。因此，兴隆山这块地方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就成了火坑啦！

当时兴隆山有“五霸”。哪五霸呢？一是鉄路的警护队，二是日滿协和会，三是粮谷組合，四是警察派出所，五是町会。町会是日本名，相当于区公所。当时，人們給編了兩句歌：

“第一山海关，第二兴隆山！”来形容这个地方的可怕。

鉄路警护队一共四个人，隊長是日本人，叫松澤，下有三个汉奸，王会民、孙荣久、李相春。这几个小子最惡、最狠，每天都打人，眼珠子都紅了。每逢客車到站之前，他們先把

屋地潑上水。被打的人拉進屋來，他們一腿把人絆倒，摔一身水，然後再打，他們管這叫見面禮兒。他們見拿糧食的打，見言語不對的打，看你不順眼也打，看你穿的破一點更打。

其次是日滿協和會，會長是大漢奸大地主李寶魁，他每天宣傳日滿一德一心，王道樂土。他看誰面象可疑就說是政治犯，反滿抗日，送到新京思想矯正局。那是有去路沒有回路的地方。

糧食組合是日本鬼子的經濟侵略機關，老百姓辛辛苦苦打下的糧食都收了去，給點子花馬蹄布，比面籬底還稀！老百姓有一尺棉布就叫“經濟犯”！穿的都是更生布制的破衣爛衫。

抓窮人當勞工，當國兵，“勤勞倖仕”，都是殺人不見血的町會和吃人不吐骨頭的派出所這些東西干的。

其實興隆山又何止這“五霸”？地主、富農的剝削，漢奸走狗的勒“大脖子”，當時，興隆山的人民真象在油鍋里煎炸，苦到極點了。但是，興隆山人民並不服這口氣，他們一直在鬥爭，一直在反抗着。

一九四四年，日本的开拓团，又在興隆山的西半部伊通河東岸，強收老百姓的地，最高處的好熟地都被开拓团搶去了。开拓团很霸道。東山上的老百姓上街去趕集，走到开拓团地頭上，就被打的鼻青臉腫。出門，人們都繞着开拓团的地走。但是豬雞不懂事，豬雞要到开拓团地裡就成他們的了。後來逼的老百姓連豬雞也不能松了。有一天張萬有到开拓团地裡去拾柴，他想，开拓团的庄稼都收拾完了，拾點柴有啥關係。結果，被开拓团看見了，把老張頭打得在地上

沒。有個十二歲的学生杜景和，小名叫七柱。他看見老張頭挨打以後，天天想報仇。這年夏季，小学生都在泡子里洗澡玩水，開拓團的兩個日本鬼子看眼熱了，也跳進泡子洗澡玩。杜七柱一使眼色，一幫学生就把他們給浸到水里，灌個够呛。灌完，小学生就都跑了。

日本鬼子強占了東北十四年，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由于黨領導全國人民英勇抗戰，和蘇聯老大哥的幫助，把日本鬼子打垮台了。

光復了，人民可下子見了天啦！但將一乐，做夢也想不到又來个“二滿洲國”，那套漢奸、走狗、警察、特务又爬上台來，騎在穷苦老百姓頭頂上。偽滿時李大干是協和會長。可是國民黨一來，他还照樣的耀武揚威。興隆山的人一看，這不是去个張三又來个狼嗎！

“二滿洲”又把興隆山的人民苦害了三年。

一九四七年冬，八路軍由五棵樹和烏拉街一帶打過江，其塔木、上河灣左近的小城鎮都解放了。國民黨的敗兵都向長春逃跑。

隨着國民黨向長春一帶退的还有由那些逃亡地主組織起來的還鄉團和土匪綽子。這些土匪和還鄉團不下十萬。綽子名也都陰陽怪氣的，什麼火龍、金甲龍、大青山、靠山、双霞、北霸天，足足一百多，尽管這名字是千奇百怪，可是都是一路子貨，見了穷人非打即罵。見了東西就搶，搶不走的就給毀了。土匪都搶到這種份景上：把醬缸的醬搶去，醬缸給砸了。房上的房草，炕上的炕簾，沒有他們看不上的。國民黨的遭殃軍也時常趕着大爬犁搶糧和搶房草喂馬。



这时候兴隆山的地主和有錢的人家都逃进長春去住，乡村里只有些貧困戶了！这一年雪又特別大，好天很少，平地雪也有三尺半深。到处都听 着噹噹的枪声，路上只有吱吱

喳喳搶食吃的家雀子。屯子里見不着烟火，房頂草都沒了，馬被胡子騎去了，雞鴨鵝豬早都叫土匪們吃光了。

这时候兴隆山的人民虽然遭着罪，受着苦，可是心里比从前亮堂了，因为穷人的救星——八路军早已經过了長春奔錦州、梅河口一帶下去了。人們知道，国民党快完蛋了，好日子就快来了。

一九四八年，八路军圍攻長春。这时在長春东边的八路军的前哨部队經常到兴隆山一帶活动。

兴隆山的人們常到門外看，有的人蹣着脚，揚着臉，向东望着，盼八路军；又轉过头向西咬咬牙，恨国民党和胡匪。人人心里都念叨着：“天快亮吧，天快亮吧！”

工作队來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興隆山來了共產黨，來了工作隊，來了老百姓的救命星。

這天，太陽剛剛壓山，太平山忽然出現了十幾個騎馬的，站在東山崗上望了望，屯子里就亂套了。有的跑，有的喊，有的躲，眨眼工夫，村里青壯年都跑光了。剩下些老头、老太太，提心吊膽的，從窗戶縫偷着往外瞧……。

村西頭的姜洪沒有跑，他是個四十多歲、兩只眼睛都快瞎了的勞漢子。一個老婆六個孩子，都餓的動彈不得。姜洪坐在炕上咬着牙的咒罵：“跑，跑，往哪跑？我還有什麼可搶的，我和他們拚了！”他老婆躺在炕上，眼淚順臉往下流，却哭不出聲，癰奶頭上吊着個瘦孩子。她說：“你先把我們娘們殺了吧……”炕角上一堆孩子瞪着發青的大眼望着爹！

姜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唉！天哪……！”

馬隊進屯了，馬蹄聲在土道上“得得”响，听不見這些人放槍，也听不見罵人聲。姜洪從破窗框向外望了一眼，騎馬的一個跟一個，挎着大槍，正在向四處望着。姜洪吐了一口唾沫：“呸，沒有一個好东西！”

天漸漸黑了。

姜洪正在屋里發悶，孩子餓得嗷嗷叫，忽听院子里有人招呼：“老乡，屋里有人沒有？”姜洪往外瞅，火矜兩眼看不